



# 西子弦歌

杭州妇女运动故事集

汪华瑛  
阮英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林朝桑蚕兴学始末

兴女士殉学记

杨之华

楼曼文烈士

孤岛女壮士

至暗微光，负重前行

孙晓梅

鹰击长空勇当先

妇运先驱贺子珍

千鹤妇女精神记

男女平等正式入宪

西子歌不落

巾帼建功，妇女自强

《活络铜钹》补家用，巾帼巧手创天地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最美返乡女创客

我的青春我做主

杭州反家暴志愿者

# 作家简介

## 砚舞天下

本名王金迪，河南信阳人，河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

## 西里

本名吕丹妮，浙江新昌人，现居杭州。《山海经》杂志社编辑，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

## 周梦赉

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成员，著有《永贞难永：唐顺宗之死和中唐政争》等。

## 方晓阳

资深图书策划人，浙江华云文化总编辑，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理事。

## 杨卫华

嘉兴海宁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诡湖密码》《虽然遗憾，依然美好》《最美好的时光》等多部小说。

## 拙兀

本名刘恭佗，小说作家、影视编剧，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成员。

## 风少羽

本名赵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滨江区作协理事。著有《超级抽奖》《绝世强者》《无常》《其势如火》等。

## 长河熠

小说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网络作家协会“新雨”人才库成员，金华市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金华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大国雄飞》《宿世宿缘宿风云》《大唐最强术士》《铁骨忠魂》等，其中《大国雄飞》为2020年度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扶持项目。

## 大靖

本名李靖一，山西太原人，新晋网络作家。

## 夜摩

本名沈荣，浙江杭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是最早尝试网络文学正能量传播的作家，著有《骑士的战争》《风云大唐》《家园》《蒋忠传》等。

## 洪方敏

浙江温岭人，网络作家，曾获得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咪咕阅读“8分钟读透经典”品读大赛经典流传奖（一等奖）。

## 疯丢子

杭州人，“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网络作家村妇联主席，自

2006年开始写作至今,创作字数七百余万,有作品近二十部,多数作品已实体出版。代表作有《百年家书》《战起1938》《颤抖吧,ET!》《同学两亿岁》。

### 溺紫

本名胡丹丹,杭州人,浙江省作家协会成员,杭州电影电视家协会成员,动画、漫画编剧,短视频编导。代表作《迷宫街物语》《世无良猫》《异人录》,曾担任《天行九歌》编剧。

### 鹤雪沽酒

本名徐会华,浙江金华人,新晋网络作家。

### 钱塘苏小

本名苏娜,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余杭区网络作协会员。著有《晋朝那些事儿》《楼兰简史》《运河造船记》《大明运河记》《检验科医生》《晋朝秘事录》,其中,《运河造船记》获得2018年度北京市广电优秀作品推荐。

### 默弋

本名张萌,浙江平湖人,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

### 凌晨

本名陈虹焱,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所著《寻茶缘》获2013中国茶业博览会“茶文化创意”全国总决赛银奖,《第二次初婚》获2019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扶持计划,《越吟之下》获2019年度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创作品扶持。

# 目 录

知府桑蚕引路	女士决心办学	砚舞天下 001
西湖秋风声紧	惠兴殉学明志	西 里 017
秋之白华与共	血洒红旗革命	周梦赉 034
出深闺求进步	曼文英名不朽	方晓阳 050
国难惊醒学子	职妇碧雪英魂	杨卫华 064
纵使至暗微光	不改负重前行	拙 兀 082
巾帼不让须眉	机智护送渡江	风少羽 097
女兵勇破长空	姐妹同心援朝	长河熠 107
妇运先驱出山	呕心筹备妇联	大 靖 121
发动妇女生产	彰显千鹤精神	夜 摩 133
主席通宵达旦	男女平等入宪	洪方敏 147
新时代新女性	忙创业带家乡	疯丢子 夜 摩 155
西子女声合唱	世界铭记中华	溺 紫 158
巾帼建功运动	妇女自强创业	夜 摩 169
活络铜钿兴家	巾帼巧创天地	鹤雪沽酒 180

世界以痛吻我	我却报之以歌	长河熠	193
打造精致民宿	推动乡村振兴	钱塘苏小	208
西湖女子巡逻	打造亮眼榜样	默 弋	219
志愿者反家暴	妇联有力解忧	凌 晨	231

## 知府桑蚕引路 女士决心办学

砚舞天下

1896 年的一个早上，时任杭州知府的林启正要出门视察，被赶来的蚕商们挡在了衙门口。

“林大人，您要为我们做主啊。”

望着将衙门围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林启惊讶道：“出什么事儿了？”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蚕农蹒跚上前声泪俱下地说：“林大人，本来这几年收成就不好，为了赶制国外订单，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备货，好不容易将生丝备齐发到国外，结果被他们以生丝质量有问题退回来了。”

林启接过公函一看，瞬间明白了。

原来之前向他们定制货物的那些外国公司退掉了货，改为从日本进口了。

“林大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养蚕生活，如今生丝生意没了，我们可如何活下去啊？”

“是啊，我们都是靠养蚕过日子，这蚕丝生意没了，一时半会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为了给那些外国公司备货，我们去年借了好多银子，本以为今年能靠着出口生丝把去年投下的钱挣回来，谁想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欠了那么多银子要咋还哟？”

“可不是，我们一家老小也全靠这生丝出口生活，这生丝生意没了，这不

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林大人，您是我们杭州的父母官，您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听完蚕商们的话，林启心里泛起一丝苦楚。

身为杭州父母官，没能让自己的子民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着实是他的失误。

望着那一双双殷切盼望的眼睛，林启内心涌起一抹信念，无论如何他也要帮助众人解决生存问题。

他对众人说道：“大家且放宽心，我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听完林启斩钉截铁的话，那些蚕农不安焦躁的心逐渐安定下来。

林启让他们先回去，等他想到解决方法之后再通知他们。

蚕农们怀揣希望地回去了，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林启心中清楚，生丝产业是一笔大生意，不是他三言两语说解决就能解决的。

浙江蚕丝囊括了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丝生意。

而浙江又以杭州为最，倘若这些蚕农生产的生丝一直都卖不出去，不仅仅是蚕农的损失，还是整个浙江省的经济损失。

当时清政府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又哪有多余心力去帮助劳苦大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林启明白这个道理，想要杭州繁荣发展，必须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可是对蚕丝业一无所知的林启，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林启面上浮现一丝凝重神色，想要解决问题，必须要亲自去找出问题根源所在。

做了一番准备之后，他亲自下到每一个生产生丝的地方去查看，深入地跟那些蚕农聊天，了解蚕丝生产的现状，并将蚕农们遇到的困难跟问题一一记录下来，等夜晚回去的时候再做一个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林启逐渐了解了蚕农们生产的生丝为何卖不出去。

自从开辟出丝绸之路以后，中国丝绸以它的高品质受到全世界很多人的欢迎，每年中国都会往国外出口大量蚕丝产品。

日本也瞄准了这块蛋糕。

他们在自己国内开始施行养蚕技术，在原有的养蚕基础上将传统的生丝生产不断改进，重新改良过的养蚕方法不仅出丝率高，而且质量又好，因为产能高，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因此备受国际社会青睐。

而当时杭州一带所生产的蚕丝，还都是用传统方法生产，不能跟日本等国的现代工业化生产相提并论，于是杭州蚕丝生意一落千丈也不足为奇了。

查到问题根源所在之后，林启明白想要改变现状唯有从最根本处抓起，那就是改良传统的养蚕方法。

改良，对蚕丝产业一窍不通的林启来说谈何容易。

尽管摆在面前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身为杭州父母官的林启并未放弃。

白天他继续向蚕农们了解情况，夜晚则将白天获得的信息整理成册。

时间一久，原本对蚕丝一窍不通的他也成了半个专家。

他发现当时杭州生产生丝的厂家基本上都是老式家庭作坊结构，成规模的并不多，即使是一些有规模的作坊也无法跟日本等国的现代工业化养蚕产业相比。

蚕农们殷切的目光时不时地在林启眼前晃动，他明白，那些人将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倘若他无法解决，那么这些蚕农便无法生存下去。

心忧百姓生存的林启不断地查询资料，再将国内外的养蚕技术进行比较，经过实际的考察后，他明白让杭州蚕农走出去只有一个办法：学习国外先进的养蚕技术，将他们的优良技术引进来，然后推广给这边的蚕农。当所有人都掌握了新的养蚕手法，何愁蚕丝卖不出去？

刚将这个想法提出来，跟随他多年的部下便问：“林大人，杭州这么多蚕农，就算我们有新养蚕技术，如何推广开来呢？”

听到这个问题，林启陷入沉默。

他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光靠他自己推广新的养蚕技术根本不行。

他站在窗户边，望着天上的明月，脑海忽然闪过一道灵光，他捋着胡须说道：“我们不如创办一所学校。”

“办学校？”部下吃惊地问。

林启转身，唇边露出一抹笑意，“是的，办学校，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可是，”部下迟疑地说，“我们没有场地，也没有养蚕师傅，怎么办学呢？”

此时，林启已经不再像之前那般一筹莫展，他的目光里透出一股坚定，他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望着林启目光里透出来的坚毅，部下的心也跟着明朗起来，他相信只要跟着林大人，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万事开头难，浸淫官场多年的林启明白想要成事，光靠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必须将所能动用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才能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光靠嘴说不行，他必须准备大量资料说明开办学校的必要性。

于是林启开始整理资料，将这段时间以来对蚕丝产业的思考及想法全部写下来，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他于1897年4月的一天面呈当时身为浙江巡抚的廖寿丰。

林启详细地说明了杭州蚕丝产业遇到的问题，以及蚕农们的现状，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包括日本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养蚕小国一跃成为蚕丝出口大国。并向廖寿丰解释要在杭州兴办学校的理由，林启还说：“中国出洋土货，以蚕丝为最，蚕丝以浙江为最，浙中又以杭州为最，就时局而言，为中国之权利，就为政而言，为百姓之生计，就新法而言，为本源中之本源，就浙省而言，为切要中之切要。”

林启坦言，之所以日本等国蚕丝业发展迅速，是因为很多人都利用这种工业化养蚕的技术。

他向廖寿丰阐述在杭州办学招生的理念,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末了,他说:“倘杭州能够兴办一所这样的学校,让广大学子有能够学习先进知识的机会,那么振兴浙省经济有望矣。”

廖寿丰被林启的一片赤子之心所感动。

他思忖片刻,问:“教学老师的问题如何解决?”

听巡抚这么一问,林启内心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说:“廖大人放心,有关教学老师的问题,我已经着手安排了。”

二人就办学上的问题秉烛夜谈,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分开。

办学的事情虽然定了,但是要让清政府拨出经费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自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

大厦将倾,想要拨款办学谈何容易。

为了能够将办学事宜落实下来,林启同廖寿丰不止一次上书争取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慈禧太后终于被林启等人的诚心所打动,特地拨出经费,支持办学。

1897年7月,林启委托翰林院庶吉士邵章选址,准备开始办学。

邵章最终在杭州西湖金沙港原关帝庙和怡贤亲王祠(今曲院风荷公园)筹备学校。

林启亲自监督工程进度,聘请提督樊恭煦为总董,邵章为馆长,江生金为总教习,日本桑蚕学家轰木长太郎为副教习。

在林启等人的多方筹措下,蚕学馆就这样开工动土了。

1898年2月底,学校完工,一共占地30多亩。

经过准备,3月11日,林启亲自为蚕学馆举行开学典礼。

这标志着杭州蚕学馆的成立,同样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所蚕学馆的成立。

林启亲自把关,编写办学章程,并给蚕学馆提出建设性意见。

首先,引进国外先进养蚕技术,并普及桑蚕科学知识;其次,培养一批蚕丝专业人员,向杭州人民推广现代养蚕技术,如此一来便能解决杭州蚕丝产业的问题。

蚕学馆的成立轰动一时，加上所有开支都是政府的，并且每个月还发放两元零用钱，以至于很多人慕名而来。

只不过办学之初，招收人数有限制，使得很多学子“望学兴叹”。

蚕学馆以“除蚕病、育良种、精饲育，兼顾植桑、缫丝”为主要学习内容，并且还开设了理化、动植物、蚕体生理、病理、解剖、气象、土壤、蚕丝、栽桑、制丝、显微镜检查等课程，连同实验，三年学完，毕业发配证书。

后来又逐步加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科等，在当时已经是一所学科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校了。

蚕学馆兴办之时便引起各界关注，《农学报》以“蚕馆开学”为题做详细报道：“杭州蚕学馆已于三月十一日开学，学生二十人，备取学生二十人，额外二十人，留学日本二人，日本蚕师轰木长太郎，为其国宫城县农学校讲业馆主。”

1900年，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开始奔赴各地开设蚕学分会，向大众推广新的饲养方法。

蚕学馆的开办使得很多养蚕户家的女子不满足于待在家里，她们也渴望去蚕学馆学习知识，希望能够通过知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时蚕学馆以招收男学生为主，还从未招收过女学生，而且当时杭州还没有一家专收女学生的学校。

女子想要进入蚕学馆学习的呼声越来越高，蚕学馆的创建人林启在心中琢磨，杭州有那么多养蚕人，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有女孩子，众人拾柴火焰高，倘若这些女子都能拥有学习的机会，那么她们的力量加在一起何其大啊。

思考了几天之后，他将内心想法告诉众人，其他人听闻之后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更多的知识传递出去，倘若每一户家里的女子都能拥有学习的机会，那么杭州的蚕丝产业何愁起不来？

而反对者却认为女子就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出去抛头露面成何体统，更何况是到学校里与男子一起读书上课。

尽管当时社会风气已经逐渐开化，但是很多人还是无法接受女子同男

子在同一个屋檐下学习,所以让女子进入蚕学馆学习的想法不得不搁置。

这一搁置,便成为林启的一块心病。

1900年,蚕学馆创始人林启不幸染病身亡,中国少了一位引路人,而世上却多了很多追随者。

为了完成林启遗愿,邵章与支持女子上学的陈叔通经过一番努力,于1902年创办了杭州第一所桑蚕女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桑蚕女子学校。

桑蚕女子学校的创立,打破旧规则的举动,使得桑蚕女子学校名动一时。

尽管非议声很多,却没有阻止邵章等人的脚步,他们秉持林启的办学思路,使得更多人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因为他们坚信,教育才是兴国之本。

只有大家都有均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条思路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做到普及教育谈何容易?

就在外界对桑蚕女校持怀疑态度的时候,第一批蚕学馆毕业的学子出发了。

那些学有所成的优秀毕业生前往杭州各地推广桑蚕知识,让更多蚕户掌握科学养蚕知识,使他们尽量做到优化、量产。

蚕学馆的成功有目共睹,各地纷纷效仿,各种蚕学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望着蓬勃发展的蚕业,邵章内心是激动的,也是复杂的。

他对陈叔通说:“倘若林老师在天有灵,一定会很欣慰当初的所作所为。”

“是啊,当初如果没有林大人的启蒙在先,我们还不知道要摸索到什么时候呢。”

1905年12月21日,杭州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满族女子惠兴为办学而以身殉学。

她是杭州棋营协领昆璞的女儿,“惠兴”是她为自己起的名字,从小好学,思想进步,经常阅读一些时事新闻,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她认为中国女子想要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必须从读书识字开始，通过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求得谋生本领。

受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她的观点一抛出来便遭到许多人反对。

很多人认为她离经叛道，不守规矩。

她决心改变这一现状，身先士卒去报名上学，因年纪偏大过了适龄入学时间，她没有通过，从那以后她对杭州女子受教育的现状深感忧虑，故以提高女学为己任，为此她开始到处募捐。

可在学校筹备好之后，却因经费问题而停摆，为请求杭州政府能够拨出常经费，她以死明志。

当局被她的行为感动，特地拨款使得学校继续筹建下去。

她的事情传播出去之后，产生了一定影响，很多女性思想开始觉悟，她们渴望像男子那样走出家门，走入社会，然而当时的社会形式妨碍了她们的脚步。

桑蚕分院创办者之一陈叔通先生看着眼前局势，急在心中。

清政府形同虚设，动荡的局势令人对当下所处的局面深感焦虑。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令很多有识之士前往日本学习，他们想要将日本成功的方法借鉴回来，借此来改变中国现状。

陈叔通也想通过学习日本的知识，回来学以致用，借以改变现状。

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与邵章讨论：“清政府形同虚设，列强无时无刻不想分裂我们祖国，想要国家自立、富强起来，还必须要借鉴别人的成功方法，所以我决定择日前往日本学习，短则一两年，最多三五年，待回来之后必将平生所学报效祖国，以解决当前现状。”

邵章知道陈叔通一直心系国民生存，听完他的话之后，他沉思片刻，问：“此去日本路途遥远，叔通君可做好在外漂泊的准备？”

陈叔通正色道：“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前路凶险就放弃自己的梦想苟活一生。”

邵章被陈叔通的想法所感动，是啊，人活一世就应该活得轰轰烈烈，将自己的生命燃烧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得到邵章的首肯之后，陈叔通将学校事情交给他，放心地去日本游学。

游学几年之后，他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回国。

回国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发表言论提倡妇女解放，他认为只有人人平等了，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奋斗，社会才能好起来。

为了让更多女子参与进来，陈叔通与邵章经过多方筹措，于1910年在西湖跨虹桥下的崇文书院设立蚕学馆分部，招收男女学子一起入学学习。

蚕学馆本身在社会上就积累了一定声望，在开设分部之初，便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报名。

学校在兴办之初就十分注意优良品种的培育跟制作，待品种培育好之后无偿地送给农民饲养，这样一来便能解决蚕户需求问题，也让很多对女子入学学习持有反对意见的人闭嘴。

尽管蚕学馆为社会提供了不少人才，但对于蚕丝生产大省来说还远远不够。

所以为杭州培养优秀人才，是教育学者们的头等大事。

最早接触女子教育的谢雪女士，是一位饱学诗书、高瞻远瞩的女性。

她认为女子能顶半边天，理应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

尽管很多人呼吁男女平等，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女子想要享受同男子同等的待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谢雪向当时身为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请教，就如何解决当下现状进行了讨论。

蔡元培先生非常认可谢雪女士的举动，他认为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富民强，中国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他还建议谢雪女士多从科学技术方面着手，开设多种学科，为杭州培养多方面人才，这样整体素质提升了，也有利于社会发展。

谢雪女士本来还犹豫，但是经过蔡元培先生的一番鼓励与指点，她愈发坚定了自己的办学决心。

1912年，在谢雪女士及各界人士的筹备之下，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创立，创立之初，她邀请蔡元培先生、黄炎培先生担任校董。

她的办学宗旨是“面向社会、服务经济、德育为首、育人为本、基础宽厚、一专多能、与时俱进、争创一流”，并且学校还非常重视德育工作，结合自己的办学特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升学生的道德内在。

谢雪女士打破了旧有规则，推陈出新的举措使得女子职业学校的名号很快被世人知晓。

蔡元培先生在1916年来杭视察女子职业学校的时候曾为学校演讲题词：“女子能熟习有益社会之职业而又济之以勤俭则能自立，能自立则自然与男子平权矣。”

那场演讲座无虚席，蔡先生的说辞给予她们很大的鼓舞，自封建社会开始，女子的地位都不如男子，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子的地位一跃而上，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跟男子一样走上社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试问，她们如何不期待？

时间的车轮缓缓向前，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女子加入进来，她们不再是缠着裹脚布，墨守成规的女子，而是散发着新时代气息的人。尽管当时时局不稳，很多人对女子还持有怀疑的态度，但这些反对之声并没有影响到杭州女子学习的热情。

桑蚕馆与女子职业学校每年为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分赴各方，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经济生产与教育、文化的发展，为社会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1936年，杭州局势艰难，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桑蚕馆的处境愈发艰难。

学校几经沧桑，已经从一位蹒跚学步的婴孩，成长为见证中国历史的青年人。

眼看时局不稳，学校多次面临停课的处境。

学校的几位校董跟当时杭州政府商议学校要不要继续上课。

政府考虑到学生上学的安全情况，决定将学校搬到古荡开课。

政府的决定得到学校老师们一致同意，于是一场特殊的迁校运动开始了。

待一切准备完毕，所有的学生在古荡新校区内安定下来，继续开始他们的学习旅程。

10月份时，古荡校区改名为“浙江省立杭州蚕丝职业学校”，局势虽然混乱，但此时学校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不仅校舍充裕，各种设施、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四十三名教职员中去日本留学与进修过的人数多达十六人，并且学校还为学生准备了非常好的实习基地。

学生们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育新品种，提高其产量上面。

1937年7月7日，疯狂的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并且于次月13日，挑起了淞沪会战。

8月14日，日军轰炸机炸掉了杭州的笕桥机场，密密麻麻的日方飞机织成一张恐怖的网，盘桓在杭州城市上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日军轰炸机时不时地出现在杭州上空的举动，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转及人们的正常生活。

尽管日军横行，战火纷飞，但是却没有阻止学生们慕名前来报名的脚步。

对呕心沥血拿生命办学的教务人员来说，人民的支持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力量。

虽然慕名来上学的人很多，但是学校在招生的时候，都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才能决定录用。

随着加入的学生越来越多，望着那一张张年轻稚嫩的脸，校长陈石民痛下决心，打算带师生们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前往不被战火侵略的地方授课。

他与周天裕商议之后，第二天召开了动员大会。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来到学校的目的是想要获得知识，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目前我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让大家能够继续学